

著名作家周大新散文精选本

历览多少事与人

LILAN
DUOSHIAO
SHUREN

周大新
●
著

作家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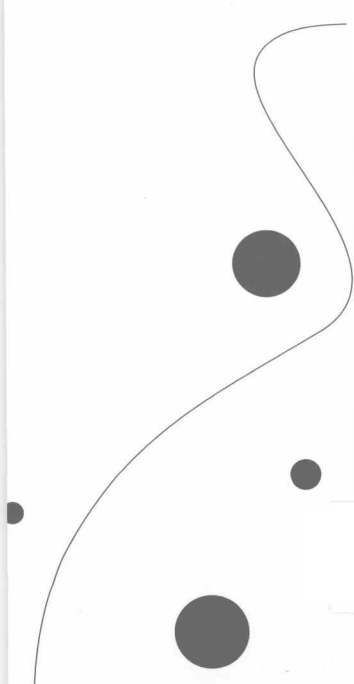


历史
览多
少事
与人

LILAN
DUOSHAO
SHIYUREN

周大新 著

作家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历览多少事与人/周大新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5.5

ISBN 7-5063-3252-3

I. 历… II. 周…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52038 号

历览多少事与人

作者: 周大新

责任编辑: 张亚丽

装帧设计: 03 工舍

版式设计: 浸一 尚凡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389299 (邮购部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clubanshe.com

印刷: 北京乾沣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880×1230 1/32

字数: 250 千

印张: 9.25

插页: 4

印数: 001-5000

版次: 2005 年 6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3252-3

定价: 20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周大新 1952年2月生于河南邓县（今邓州市）。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。已发表长篇小说《走出盆地》、《第二十幕》（上、中、下）、《21大厦》、《战争传说》四部，中篇小说《向上的台阶》、《银饰》等二十余部，短篇小说《金色的麦田》、《登基前夜》等，另有散文、剧本和报告文学作品共五百余万字。作品曾被译成英、法、德、朝等文字。

周大新

目录

美梦重温

- P3 ◎死死生生..... P7 ◎地上有草..... P12 ◎一剂药.....
- P16 ◎昨日琴声..... P19 ◎最后一季豌豆.....
- P22 ◎冰之炫..... P25 ◎美梦重温..... P27 ◎青春往事.....
- P32 ◎一盅茶..... P35 ◎放生..... P37 ◎背弃田野.....
- P40 ◎在构林..... P44 ◎夏夜听书..... P47 ◎乡下老人.....
- P52 ◎一种深情..... P57 ◎没有绣花的手帕..... P59 ◎吃甘蔗.....
- P61 ◎农家美味..... P63 ◎正午..... P66 ◎中学时代.....
- P69 ◎想起范仲淹..... P72 ◎成都少女..... P75 ◎育子之路.....
- P80 ◎单相思..... P84 ◎藏书的地方..... P87 ◎世纪遗产清单.....
- P89 ◎粮篓与粮仓..... P92 ◎欢欢喜喜过个年.....
- P95 ◎永远的魅力..... P98 ◎快活“青创会”.....
- P101 ◎鲁院的周末.....

P107 ◎下笔波涛起..... P113 ◎朋友老乔.....

P115 ◎羡慕向前..... P120 ◎一座陵园.....

P124 ◎我的责编们..... P126 ◎五十岁.....

P130 ◎人的内心世界..... P134 ◎闲说神秘.....

P137 ◎有关“韧性”的记忆..... P140 ◎平抑爱的激情.....

P143 ◎十二属相说..... P145 ◎亲爱的电视.....

P147 ◎二度青春..... P150 ◎车的遐想.....

P155 ◎列夫·托尔斯泰的劝告..... P161 ◎卡尔维诺的启示.....

P166 ◎我们会拒绝诱惑？..... P169 ◎感谢丹纳.....

P171 ◎奇妙的《发条橙》..... P174 ◎骨架美了也诱人.....

P177 ◎人生尽头的盘点.....

P180 ◎《没有被征服的女人》的魅力.....

P183 ◎摆脱飘荡状况的努力.....

——读长篇小说《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》

P186 ◎新“粮”上市.....

P189 ◎将文字制成“集束炸弹”.....

——对王蒙文学语言的一种感受

P195 ◎深情激昂唤富强.....

P201◎文学：一种药品.....P205◎简论“窥视欲”.....

P209◎神妙的虚构.....P212◎摸进人性之洞.....

P215◎文学与道德.....P217◎自由的阅读.....

P220◎小说的命运.....P222◎我们都被偶然左右.....

P224◎初约.....P229◎生活短议.....P232◎倾听.....

P237◎在拿破仑退却的道路上.....P241◎走进耶路撒冷老城.....

P244◎天下湖性多不同.....P248◎英雄山.....

P250◎南阳乡间行.....P255◎中原看长城.....

P258◎当年野营在山东.....P261◎村边水塘.....

P264◎记住往日的战争.....P267◎又见“美丽”....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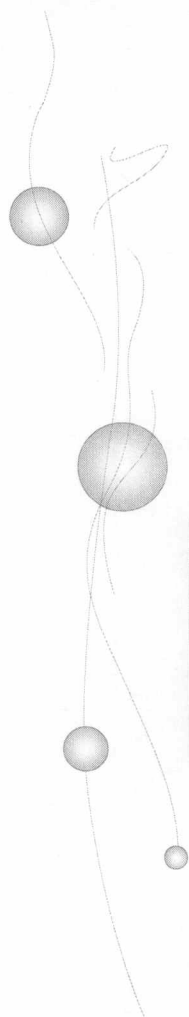
P270◎享受生活.....P273◎喜欢雅西.....

P276◎“水底墓”猜想.....P279◎冯先生读书处.....
——我游周庄

P282◎走进广场.....P284◎西峡的水.....

P287◎暮登鸣沙山.....

美梦重温





死死生生

今年春节回故乡探亲，离着村子还有很远，就看见了那片墓园——那个中间立着几株松树和柏树的村人公墓。分明地，觉得它比自己当初离家时大了许多，心里不觉一沉：又有人被送进了那里歇息？果然，进了村头一眼就看见瞎爷爷家的院门上没有贴红纸春联，贴的是一副黄纸联：有心思亲亲不在，无心过年年来。这么说，瞎爷爷是不在了，那个长年提一根烟袋，拉一头绵羊的独眼老人已经走了；那个常常独自坐在门前吃饭喝酒的老汉从此离开了我们。我再也听不见他殷勤让我喝酒的声音：小子，过来抿一口！再也看不到他牵了羊在田野漫步的悠闲样子了。瞎爷，我们真是阴阳两界分了。

进了家和母亲聊起来才知道，当初送我去当兵的绪子叔也已去世了。绪子叔当年是生产大队的支部副书记，正是在他的支持下，我才得以当了兵。倘若不当兵，我如今仍会在村里种地，我不会像现在这样住在北京城里，更不可能有时间整日坐在屋里读书写字。我心里永远感激绪子叔帮我走出了人生关键的一步。我记得我入伍离家的前一天，曾想带一份礼物去向绪子叔表示心中的谢意，可家里当时又实在拿不出钱去买贵重东西，最后没办法，我只好两个鸡蛋去换了一盒

两毛钱的“白河桥”香烟。绪子叔看见那盒香烟后，叹口气说，你们家的家底我知道，你不该再去胡花钱，到队伍上好好干吧，争取能当上一个军官……绪子叔，我如今能为你买好烟抽了，你却已经走了。

邻居告诉我，村里和我同辈的那个身体异常强壮的二哥，也因为得病去世了。这消息令我很吃惊，二哥大我也就十来岁，我们当年一起在麦场上摔跤玩闹的情景还历历在目，可他竟也已去了彼界。我至今还记得，他当兵复员回村是在一个黄昏，他回来时领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媳妇，那位二嫂站在黄昏时的光线里，一双美目四下里顾盼，我当时非常惊奇：女人竟可以长得这样美丽？我在心里为二哥高兴，不过同时也对他生了一点妒嫉。我还记得，二哥复员后在村上当了保管员，每当分粮分菜分柴时，他总要多少给我家一点照顾，他那样做自然不合村上的规定，可对于处于极端贫穷中的我的家庭十分宝贵，曾令当年刚懂世事的我感觉到了人间的温暖。二哥，你为何要走得这样急切？你有儿有女，现在的年龄正是享福的时候，为什么要去睡到公墓里？

更使我意外的是，晚我一辈，按辈分向我叫爹的一个近门媳妇茯苓，竟也死了。茯苓在我们村里的晚辈媳妇中，是长得最好的一个，身条、脸盘、眼睛，都让人看着特别顺眼。一说话就带着笑意，让看到她的人都能感觉到她的善良和温顺。她生有一儿一女，两个孩子模样都长得很周正，人们平时都夸她儿女双全是有福气的人。她还特别勤快，无论是家里活还是地里活，她都做得麻利而有套路。我曾和妻子说起过，茯苓要是生活在城市，穿上时髦的衣服，做做头发，戴上首饰，那肯定是一个人见人爱的美人，会把许多演员比得没了颜色。没想到恰恰就是她，会在三十二岁的年纪上告别这个世界。母亲说起茯苓的死因，连连叹息。原来这茯苓虽身在农村，心气却很高，一心想让儿子能通过上学走出农村，到外边去干番事业，没想到这儿子偏偏贪玩，书一点也读不进去，早早辍学在家里。茯苓早婚，十七岁生下儿子，眼见已经十几岁的儿子没有任何向上的愿望，她绝望了。在一次对儿子的劝说遭顶撞之后，她愤而拿上农药去田野服了毒。那是

令全村人震惊的一刻，所有的女人都为她流下了眼泪。茯苓，你拿生命和还没有完全懂事的儿子赌气，不是在犯傻呀？！

我算了算，在我参军离家的三十年间，我们这个村子，死了五十多个人。新增五十多座坟墓，那片公墓当然要变大了。我是在一个朝阳初升的早晨走进公墓的，那一座座坟墓没有让我感到害怕，只让我感到了一丝怅惘：那些我所熟悉的活生生的生命，就这样变成了一堆无知无觉的土？人挣扎一生落此结果是不是有点太残酷？上帝如此安排人的归宿依据的是什么道理？我望着一点一点升高的朝阳，忽然意识到，什么事情都是有升有落，如果太阳只升不落，那会是一个什么结局？如果人是一种只生不死的动物，那地球将怎样安排如此多的生命？

从墓地里出来，正是大人们下地干活孩子们上学的时辰。我走上大路，迎面碰上了一群背着书包的小学生，孩子们好奇地打量着我，他们不认识我，我自然也不认识他们，问起他们父母的名字，我也大多不认识。是呀，他们父母生下来的时候，我已经离开了家。一位已下地干活的本家叔这时由地里走过来，向我一一介绍那些孩子都是谁家的孙子孙女，我努力在那些孩子的脸上辨认他们爷爷奶奶的面影。啊，生命就是这样一代一代地延续着。本家叔告诉我，我当年出去当兵时，村里有一百四十多口人，现在，全村有三百六七十个人。三十年时间，死去了五十多人，净增了二百多人，生的远远超过了死的。也因此，村子才显出一派兴旺景象。

近午时分，村子里响起了唢呐声，邻居婶子告诉我，是村东头青山的儿子娶媳妇。我说，村子里又要添一个人了。婶子笑着更正我的话：不是添一个人，至少要添两个人，到明年的这个时候，就又要有了孩子出生了。我走上村中的大路，从远处看着那长长的迎亲队伍，听着那热闹的喧嚷声，被墓地引发的那份不快不知不觉消失，心里也渐渐高兴起来。正午的村子笼罩在婚礼所带来的喜庆气氛中，连牛叫、狗吠听去也分外亲切。

临离家那天的黎明时分，忽然有人拍门叫母亲，我听到开门关门

的声音后又沉沉睡去。起床后正看见母亲手里捏着红鸡蛋满面笑纹地走进院里，问起才知道，邻家的媳妇要生产，怕出意外，才把曾当过接生婆的母亲叫了过去。生的是儿子还是女儿？我问。母亲高兴地答：一个胖小子！

我那天拎了包离家时，邻家的那个婴儿正在哭闹，响亮的婴啼和着村中清晨时分的各种声音，让人心神为之一振。我那一刻望着村外的那片公墓在心里说：死去的各位乡亲，你们安心歇息，不管你们当初的死因是啥，都心平气和吧，有生有死才是世界，生生死死才是人间。反正我们有后人，村子的将来就交由他们去操持吧。



地上有草

地上有草。

你可能知道这个事实，却很少去想它的意义。

有草的地方，其实就是好地方。

我的家乡，便是一个盛产草的地方。

我们那儿土层很厚，雨水又多，所以村边、宅前、河坡、塘畔、田埂、地里甚至院中和院墙头上，一到春天，便都是绿生生的草了。而且草的种类繁多，什么葛麻草、蒿草、茅草、黄备草、刺脚芽草、毛眼睛草、龙须草、狗尾巴草等等，应有尽有。母亲在我很小时就教我辨认草的种类，可那繁多的草名我实在记不清楚。据说，因为我们那儿是气候的过渡带，南方和北方的草都可以在那儿生长，所以啥样的草都可以在我们那儿找到标本。

我小时候，我们村子的南边是一片一望无际的草场，那里草深过人，是一个天然的放牧场所。里边有狼，有獾，有兔，有野猪，胆小的人一般不敢独自走进去。后来，国家在那里办了一个黄牛良种繁育场，少时的我，每当看见一些骑马的人赶着成群的黄牛在那片草场上放牧时，就会和伙伴们大着胆子跑进草场，去看马、看牛，顺便看草。那真是一个美丽的草的世界，各种各样的草缠绕纠结拥挤挤挤，

风一吹过，只见万千的草梢一齐俯身摇头，如水里的波浪一样直荡远方。草场里还有一股好闻的味道，近似于刚摘下来的梨子的味儿，让人闻着特别舒服。

听母亲说，我长到半岁的时候，因为天热，便经常被脱得精光放到门前的草地上玩。母亲说我在草地上爬得很欢实，常在手上抓了些草叶往嘴里塞，就像小鱼儿到了水里。母亲说，她每次要把我往屋里抱时，我总是扭着身子表示不乐意，偶尔还会大放悲声。

长到三四岁的时候，逢母亲下地锄草，我便跟到地里，学母亲的样儿把她锄掉的草捡起来，拿回家摊在门前，预备晒干了烧火做饭。

五六岁的时候，便牵了小羊到村边的河埂上让它吃草，这是母亲分派给我的任务。这活儿我倒乐意干，看着小羊不停地把草芽用舌头卷进嘴里，直到把肚子吃得圆鼓鼓的，我心里就有一种莫名的快活。

上小学之后，一到放暑假，家里给我的任务便是割草交给生产队喂牛，以此挣些工分分口粮。每天吃罢早饭，我就手里拎一个装草的筐子，筐子里放一把磨得锃亮的镰刀，跑到村外的河堤、田埂上找草旺的地方，找到了就蹲下去割，直到把筐子装满，尔后扛在肩上往家走。

到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，我又和母亲一起，去把一些青草的芽儿掐下来放在锅里煮了吃，把一些草的根挖出来，晒干捣碎熬成糊糊吃。那期间不少饥饿的日子，就是这样在草的帮助下度过的。

我至今还记得和儿时的玩伴们在蒿草丛里捉迷藏的情景。几个人分成两帮，一帮到村边那一人深的蒿草丛里藏起身子，另一帮人负责去把人找出来，找不出，就要认罚。把自己的身子缩在草丛里，在头顶上再放一把青草，眼见得伙伴从面前过却没有发现自己，那份快活真是没法去说。

草，给我留下了多少难忘的记忆。

可能就是因为这些经历，我对草怀了很深的感情。不论什么时候看见草，都会有一种温暖和亲切的东西从心里涌出来，都想伸手去触摸它们；如果是看见一块草地，就总想在上边坐一会儿。有一年我在

欧州的喀尔巴阡山里穿行，看见山坡上全铺着绿毯一样的青草，高兴得对着山坡高喊了几声，那一刻，真是心旷神怡，让人直想变成鸟儿飞起来，去看遍这山中所有的绿草地。

也是因了这些经历，在我的内心里，总觉得草似人，它也是有生命的活物。它初春绽出细芽时，犹如人的幼年，怕被践踏，需要保护；春末长成身个时，犹如人的青年时期，绿嫩可人；秋天茎粗叶宽时，犹如人的壮年时期，可傲然顶风。也正因有这种想法，我不愿看见草的枯萎。每当秋风转凉，草叶变黄时，我心里都会有一丝怅然生出来。虽然知道它们的根还活着，可又总觉得那是一代草走向了它们生命的终点。倘是看见有谁在这时点火去烧枯干了的草，心里便对他生出一丝气恨来：为何要这样绝情？为何要这样对待垂死的生命？

大约就是因为这些经历，使我心里总认为，人是离不开草的。1986年，我去了一趟西北，当我所坐的汽车在戈壁滩上穿行时，车窗外满目的荒凉让我更坚定地认为，人和草休戚与共，只要草从一个地方撤出了，那么人，是早晚也必须从那个地方撤走的。

人与草生死相依。

细想想，草作为一种物，给人提供的用途实在不少。它可以让人拿去喂牛、喂羊、喂猪、喂马、喂驴，喂一切人们需要喂养的动物，间接地为延续人的生命服务；它的一部分还可直接变成人的食物和药物，比如一些野菜和中药材，其实就是草族中的成员；它还可以让人晒干了裹在身上取暖或烧火做饭，甚至连它被焚后的灰，还可以让人拿去肥田。我们可以掐指算一算，有哪一种草会没有一点用处？用处最少的草，也可以用来晒干了烧火做饭。

草作为一种触发剂，能让人脑中掌管愉快的部分很快兴奋起来。不管什么人，只要一走上绿草地，精神便会立即为之一振。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孩子们在草地上欢蹦乱跳，看见一些青年男女在草地上打闹嬉戏，看见成年人在草地上含笑踱步，那其实都是草的功劳，是草，让人们快活了起来。据说美国一些医生把在绿草地上散步，作为治疗抑郁症患者的方法之一。

草作为一种生命形态，给人的启示也很多。它的顽强——即使头顶压了砖头，也要想办法从砖缝里探出头来；它的坚强——即使把头割了，身子也能坚强地挺立在那儿；它的甘于平凡——长在再偏僻的地方也毫无怨言；它的勇敢——暴风骤雨冰雹袭来都能毫无怯意地去面对。我们人，其实是可以从草身上学到一些东西的。我记得母亲很早就向我叮嘱过：人活一世，草活三季，长短虽不同，可经历是一样的。母亲的意思，大概就是要我像草那样，凡事要看开，遇事能坦然面对。

可人给草的是什么呢？
常常是漠视和蔑视。人们很少给草以尊重，无论大人孩子，都可以无视它的存在，随时都可以踏在它的头上身上。

多是折磨和杀戮。用镰刀割，用铁铲捅，用铡刀切，用火来烧，甚至把根也挖出来。

这不公平！

有一年，我有幸去了一趟以色列。当我和我的同伴驱车在以色列的国土上奔走时，我有一个惊奇的发现，草，在这里得到了最好的尊重和照顾。所有长草的地方，都得到了保护。不长草的地方，当地的犹太人也要想办法种上草。以色列的国土上很多地方都裸露着石头，土很少，他们为了使草能在这里生长，从很远的地方取来土在石头上铺好，尔后再种草。不论是城市还是乡村，凡是空地，都长着修剪得整整齐齐的草。他们对草的这种重视，让我再一次感到，犹太人聪明，他们知道，善待草，其实就是善待人自己。

这几年，在中国的很多城市里，也开始看见种草的人，看见修剪得颇为整齐的草坪。在内蒙古的草原上，也有了专门保护草的人。对于野草，只要它长的地方不妨碍人的正常生活，也都不再坚决拔除了。一个夏季的傍晚，我在北京街头看见一个不大的孩子，对正站在草坪里照相的一对男女说：请爱惜草坪！我当时听了很高兴，有了这一代人，今后草们在中国的生存环境可能会好多了。

一个温暖的春天的晚上，一幅画面悄然在我的梦中展现——我奉